

张抗抗

# 在怀旧中新生

## ——知青40周年有感

2009年——时距上山下乡高峰期的1969年,已经过去了整整40周年。那些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三届”们,许多人将先后迈入花甲之年。无论老知青曾经有过何等意气风发的情怀,面对无法更改的人生时刻表,有关知青下乡40周年种种纪念活动,意味着“广阔天地”正在渐行渐远,直至退出世人的视线。

仍是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而纪念?纪念什么?40年之后,究竟还有哪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值得我们重新打捞并反复咀嚼?

有一位知青曾经告诉我,30年前他从农场返城,下了火车出了站台,广场上的日历钟响了。他抬头看见那个日期,忽然记起来,今天恰好是他下乡十周年的日子——几乎同一天同一时刻,他重新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原点。这种无意的巧合,却给了他强烈的宿命感。

数字无情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一些已被我们淡忘的数字,也许本该从记忆中抹去?一些被我们牢牢铭记的数字,除了我们自己所赋予的某些意义之外,没有人知道它所承载和证明的一切往事。那些在岁月中叠加

增添变得越来越繁琐的数字,烙刻了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在数字的缝隙里,残留着种种不可再生的生命信息。

知青下乡40周年——一段由含混不清的数字构成的历史。数字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会彰显出另一种抽象的品格,令人惊悚而茫然。

时间无论怎样残酷和不可通融,终究还有仁慈的一面。它给我们留下一些散碎的财富,仅够我们在惶恐中聊以自慰。这不幸的一代,在急需知识文化养料的

年龄,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几十年后,人们在短暂的知青生涯中,寻得了因祸得福之果;他们在乡村风霜雨雪的磨砺中,练就了劳动生存的能力、强健的筋骨和体魄(当然也可能是满身伤痛的病残之躯)。其中最重要的是,也许当属老知青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坚韧顽强的性格。我们可以毫不惭愧地说,老知青是最能吃苦的一代,最能忍辱负重的一代,最俯首帖耳的一代,最具承受力的一代,最有韧性的一代。甚至,我们以浅陋的知识,为乡村带去了文化与文明。尽管,这是以牺牲大多数知青受教育的权利、丢失个人的文化作为代价的。对于老知青来说,下乡那些年经历的所有屈辱与挫折,意味着在他们日后的人生路途上,从此不再有无法扼杀与克服的苦难。

岁月消逝,而这笔隐形的财富,沉在我们体内。我们看不见它的存在,但它却总是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呼之即出。面对返城后陌生的城市和急剧变化的新时代,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无论求学、谋职、下岗后再就业、远赴海外留学深造、驰骋商海创业——那种唯

独老三届知青才能拥有的坚韧性格和坚强意志,几乎是我们唯一的资本金。我们倾其所有地投入,然后,收获后半生微不足道的几分薄利。

但如果我们内心还存有一份正视自我的坦诚,是否有勇气承认:在“老三届”60年的人生旅途,下乡40周年的门槛处,我们内心尚有一处茫昧的空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代人,既拒斥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又缺乏现代自由精神的滋养。我们生命中最具活力的年龄,是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度过。“老知青”对那个年代意识形态体系的高度认同、顺从与配合,与“文革”形成了一定的同构关系。旧体制遗留的种种毒素——例如盲从、例如愚昧、以及对人权和物权的麻木、对市场经济时代自私自利的恐惧,还有“窝里斗”、“平均主义”等种种陋习……它们像潜伏的病毒,至今依然残存在我们体内。由于当年沉积的罪孽至今未能彻底清算,致使那些病毒得以在暗角苟且深藏,与我们和谐相处并逍遥恣肆。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三届”

都是带菌的人。虽然世上所有的人,体内都携带着不同的病菌。但是,老知青的病菌之不可救药,在于我们至今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

那是一个永运的负数。是我们的人生难以填补的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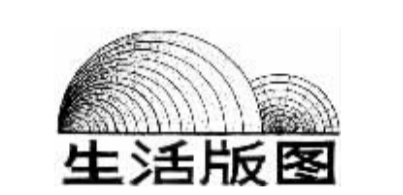
如今,在各地“老知青们”伤感的记忆回收站里,越来越多的人,写下了自己40年前亲历的真实。“我们”把自己交过笔和键盘。把笔下的文字还给时间。把逝去的时间留给历史——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和胆魄追问往事,历史将会向我们呈现出更为残酷的真相。

即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一位知青各自均有不同的人生收获,却无法消解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那场劫难中所遭受的所有损失。

没有谁能阻止历史的悲剧不再发生。但至少,当我们即将步入“老年”之时,不会把这一生亏欠的赤字,当成遗产留给下一代。真诚地祝愿我的老知青朋友们,能在怀旧中新生。

叶廷滨

# 裹蒸与诗



裹蒸。这名字实在是再直白不过了,一要裹,二要蒸,就是粽子。岭南名山鼎湖山的土特产,就取了这个名字,有趣。

在鼎湖山开“青春诗会”,会间四处走走,最早留下印象的就是这裹蒸了。粽子大概是全国上下,东西南北最著名的,都是把江米和其它食品裹在粽叶里蒸食。凡小吃,多是穷人食品。比方说,羊肉泡馍,苦力们揣着馍进城干活,饿了,把馍掏出来,用开水一泡,便可充饥,若花一点钱,让饭店伙计浇上肉汤,味道就不一样了。现在的羊肉泡馍,馍变小了,肉汤精致了,但基本方式没变,自己用手把馍掰碎,交给伙计去泡汤。羊肉泡馍从西安到了北京变成卤煮火烧,一样的沿革。粽子是南方大米为主地区的穷人食品。大米用粽叶包起来,不散不僵,便于携带,冷食加热,都很便当。当然,穷人食品不只穷人才吃,一旦成地方特产和名特小吃,也就老少咸宜了。说这些与“青春诗会”有什么关系?是因为端午节快到了,该吃粽子了,为啥吃粽子,为了纪念诗人屈原呀!唉,现在在端午祭过,粽子也吃,就是屈原忘记了,诗歌也让人忘记了。“啊呀,你们是来开诗会的?还有人写诗啊?”几个啃着裹蒸的人说:“我们是过端午节来旅游的!”

到肇庆来旅游当然不只是为了吃裹蒸,肇庆古称端州,以石砚著名于世,人称端砚。鼎湖山上有个御碑亭。传说,包公曾在为官时来到端州,离端州时,当地人要人送他一方端砚,包公掷砚而去。那亭子里,就塑了个御碑的黑脸包公。这个故事为鼎湖山添了一个景点,这个故事也引出我两点想法。其一,这个故事说明了包公的清廉,一方石砚都不白要,这样做官真是清白到底,古今难找。其二,说明端砚的名贵,虽是一方石砚,但也是可以用来当做贿赂官员的物品,说明足以与

金玉比美。我这次来开诗会,是第二次住在鼎湖山。那年我也在鼎湖山开过一次全国性的广播文艺节目评奖会。会议吃得好,住的也好,会场上展销的砚台,要代表自己买,虽不贵,但不送。我想这与有个包公站在山顶上分不开。事隔多年,问起端砚,当地朋友告之,老坑的真砚石见不到了,现在做出的砚台好看的多,货真价实的少,连端砚上特别的“石眼”,许多都是用激光人工打出来。啊呀,这下子包公掷砚又有了新解读:“此砚乃假砚也!怎能瞒过我黑脸老包的眼!”

怎着与屈原无关的裹蒸,看着与包公无关的旅游商品新端砚,鼎湖山最有名的还是这上山的道路。景区管理者立一大牌子:“负离子呼吸区”。地处北回归线的鼎湖山,是自然植被保护最好的天然植物园。降而充沛,树木繁茂,枝叶蔽日,走在山路上就会感到潮气包围着肌肤,富氧的空气沁人心田。记得到台湾阿里山也走过类似的山道,不叫“负离子呼吸区”,取名“森林浴”。前一种是工商时代的名字,现实而经济;后一种有浪漫岁月的印痕,诗意夸张。林间山道的顶端有一座庙,庙名广济寺。广济寺经过改建翻新颇有气势,香火也旺,参观后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有一口大锅。香客多了,吃大锅饭的人也会多起来。林间山道下山的底端有个“广东省作家之家”,二层的简易小楼,我们的“青春诗会”会议所在地。一头是寺,一头是诗,林间小路显得神秘而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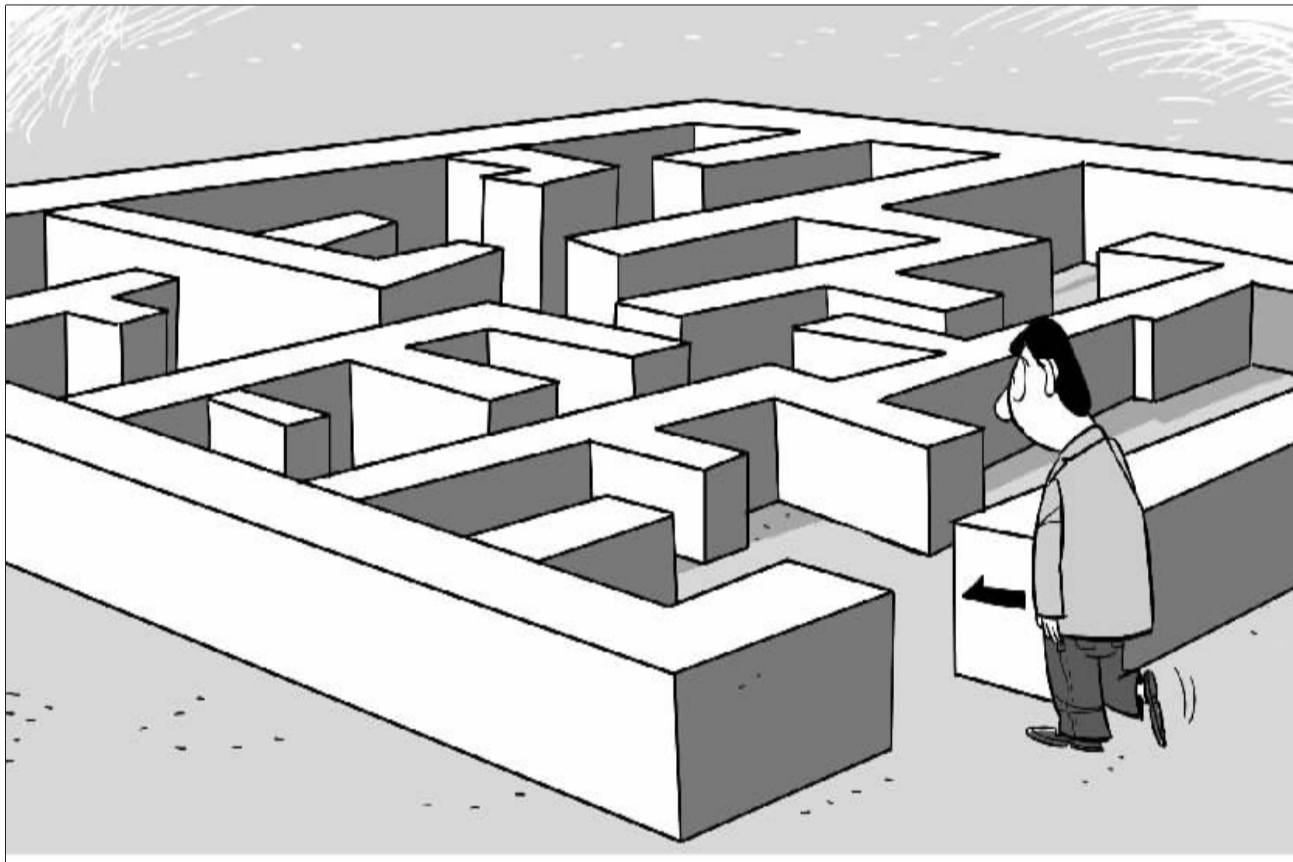
这次参加“青春诗会”,我是以《诗刊》编者的身份出席。多年前,第一届“青青诗会”在北京开幕在北戴河海滨结束,那次我是与会的青年诗人之一。多年后的“青春诗会”,开到了南方的鼎湖山上。会议开得很生动,开会也就是大家说话。有话可说,就是诗,无话则是寺了。在诗与寺之间就是我们的人生,还有这窗外多雨多风多雷多电的世界。晚上散会前,一位诗人说:“这林子里蚊子太多,昨晚咬死我啦!”另一位告诉他:“开足空调,一冷,蚊子就飞不动了。”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今天收获:裹蒸与屈原、端砚与包公、寺庙与诗会、蚊子与空调。

西安本土人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问候,人一碰面,先问一句:“吃了没有?”不了解的人总以为西安人好吃,无论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见面总是先问吃。其实,这种问候是从过去流传下来的。那年月,如果每天每顿能够吃上饭,吃饱饭,一年四季不断粮,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而有没有吃饭,自然也就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那时候,在西安市的大街上,是绝对看不到行人吃东西的,因为,随时都会有人从你手中抢走食物。我的祖父曾在西安火车站看到这样一幕:有一个妇女买了只烧饼,还没放进自己的口中就被一中年男子抢了去。那妇女一边叫喊一边拼命追赶,中年男子见逃脱不了,就往烧饼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扔掉了。妇女大骂那男人缺德,并诅咒其不得好死。妇女骂着走了,中年男子却从地上捡起那烧饼,用衣袖擦了擦,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离我们家不远有一户人家,母亲生了孩子后一直没有奶水,每天都用一只小铁勺煮黑面糊糊给孩子喂。孩子早产,体质很弱,黑面糊糊无法满足孩子的要求,结果未满月就夭折了。母亲非常伤心,每天都要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大哭一阵。关中农村妇女很会哭,把那悲凉哀怨的腔调拉得抑扬顿挫,像唱歌一样,听得人常常跟着流泪。她在院子里哭着:“竹娃呀,苦命的娃呀!竹娃呀,可怜的娃呀!”



人生就像迷宫,上半生找入口,下半生找出口。

【漫画】赵春青

安顺国

# 出征

## ——写给西气东输二线物资中转服务的建设者

一种流动的音符,开始组合从心的源头漫过戈壁、山川河流、黄土塬、丘陵和蜿蜒水乡等待热爱的步伐,在蜿蜒几千公里的路路上续写祖国天然气时代的乐章

这是春天的一座石油小城一座小小的院落里美丽又一次升起,朝着太阳的方向一群穿着红色工装的人们,挺直身躯在风中,又一次接应了青春

没有壮行的美酒举过头顶也没有豪言壮语和争先恐后的呐喊说习惯也不是习惯说不是习惯也是习惯因为你们拥有太多的光辉岁月

你们知道,风沙是甩不掉女人紧紧贴着脸颊,那些雨季那些热浪那些跨在信息时代上的空寂孤独,像波浪,汹涌填充和丰富思念还有一起愈来愈多的沉默

即使这样,你们一样振奋那些钢铁的管墩,整齐地从你们的手中走向理想的位置一根一根地连接热情和幸福就像大地上盛开的花朵

芬芳盈盈,就像一首歌于心中反复吟唱写下翻越江河、森林、泥沼的悲苦写下泪水、欢乐、爱写下祝福,写下父母和妻儿的无限牵挂写下这片土地生机勃勃的新生

一道最完美的风景从你们转身的背影里放大了中国石油的一种欢腾一种盛典,然后,果实饱满再次奏响祖国的壮美诗篇

吕树超

# 在上海

今夜,月终于点亮了这片海域三月的采油平台在春天姗姗迟到的风中闪烁着轰鸣的灯盏

在上海,我们这群年青的采油工无论白天或黑夜面对大海壮阔的波澜幸福总是短暂而畏惧却时时叩响灵魂

一篇实习笔记总也写不下去空寂和梦想,爱情和希冀在远离现代社会的岸上使孤独有了更多生动的内容

我知道,我们正值花样年华需要磨练经历排打把自己置于理想的刃上学会热爱学会劳动学会坚强因为我们是石油的儿女青春,才有光辉

(文化)

储劲松

# 青春与剑气

夜里,一个人躲在书房里看张纪中版的《新神雕侠侣》,一直看到下夜三点仍无倦意,相反,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身体里有一种叫做激情的东西在不断地积聚、膨胀、冲突,暗暗地寻求澎湃地喷发。金庸大侠的作品无可挑剔,《新》剧的画面精美而大气,黄晓明、刘亦菲这一干演员的表演也极其传神到位,但见刀光剑影儿女情长里,古典的侠义侠风渐云散,劈开笑屏,穿我肌肤,贯我肺腑,激我情怀,赐我以浩然之气。一个陷落在凡尘俗务里眉目不清的中年男体内几乎被埋葬殆尽的激情,就这样被金庸的作品再次铿锵地唤醒。

所谓青春,就是荷尔蒙群嘶啪啪激烈燃烧的年纪,就是剑气如虹血气方刚锋芒咄咄的年纪。有多少男人的青春不曾被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作品撩拨得像夏日野草一样地疯狂呢?又有多少男人在年少的日子里不曾做过江湖剑侠梦呢?依然记得,在那青涩小香般的年代,班上的男生几乎都是武侠小说迷,上课偷看着在桌底下,下课废寝忘食地看,临睡前在学生公寓里还要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那个时候,不要说家长和老师反对看武侠,即使是我们自己,也以为我们纯粹是被武侠小说的杀牛情节和恩怨情仇所吸引。但今天想来,其本质原因却是因为江湖人物身上的侠义与凛然正气,恰好与青春的豪迈、血性乃至叛逆一拍即合——我们从传说中的江湖上,找到了崇拜偶像、精神寄托和内心激情宣泄的突破口。“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原著里说出的这句经典名句,实乃一代代未被世俗所污的青年们最初的理想和信仰。

理和信仰。每一代人都拥有自己的青春,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的青春与众不同,但究其实,尽管内容不尽相同,其剑气充盈的本质却是惊人的相似。从西楚霸王项羽,到三国羽扇纶巾的周

瑜,到北宋的面涅将军狄青,再到五四前后那一大批热血青年,以这些人为代表,每一代人的青春都闪耀着宝剑的锋芒和光亮。所谓青春,就是“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青云之志,就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逸兴壮怀,就是“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万丈雄心。而所有的青云之志,逸兴壮怀,万丈雄心,都可以凝结为一个词,这个词就是:剑气。每一个少年,即使他不名一文,即使他穷途不遇,即使他流落街头,即使他偶尔悲观,然而因为心中有剑,他都富可敌国,前程不可限量——青春无价。

一剑在手,青春期的这一切因而无不美好。但发此感慨的,又多是青春已逝,剑气消散的中年或老朽。姜文执导、王朔原著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在回忆青春时期时说:“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对于马小军,对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某军队大院里的新一代年轻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们往往感觉不到灿烂的阳光。李西闽的小说《狗岁月》里,黄春秀回忆青春时期时说:“可许许许多多往事水一样流走了,怎么也拍不下来了。”对于黄春秀,对于樟树公社那些血性十足的少年人来说,他们在当时同样感觉不到像水一样流逝的青春是多么的完美无瑕。王安忆在小说《启蒙时代》,说出了这种青春期的普遍性的困惑和苦闷,她说:“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

“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加西亚·马尔克斯语)因而,或许对于每一代人,每一个人,英姿勃发剑啸长天的青春都是在懵懂懵懂稀里糊涂中度过来的。待得回首,品味青涩,往事不可追,韶华不再。那青春,已然只剩下苍核;那剑气,已然化作了烟烟;而那绿林江湖,也早已变成一口残荷参差不堪看的老池塘。

咳嗽多日,打针服药后见效不大,于是想起母亲教给的偏方,用新鲜枇杷叶煎水服用。正巧住处花坛里有棵茂盛的枇杷树,踮着脚伸手便可摘取那翠生生的枇杷叶。摘着鲜嫩阔大,形如琵琶的叶子,眼前仿佛出现了故乡院子里那棵高大繁茂的枇杷树。

老家院子里种的那棵枇杷树,是父亲早年在苏州做生意时带回的“照种白沙”品种。那可是有名的枇杷精品,所结枇杷颜色淡黄,果大核小、皮薄肉厚,味甜汁多。这棵高大繁茂的枇杷树在老家院子里栉风沐雨已有50多个春秋,在母亲像待自己孩子似的精心栽培下,如今依然是绿叶婆娑,青春焕发。如今每当枇杷上市时,母亲还会托人带给我一塑料袋新鲜枇杷,让我尝尝鲜。

品尝着汁多质细,风味鲜甜的故乡枇杷,耳畔便响起起唐虞诗词来。唐虞宋之问诗云:“冬花采卢桔,夏果摘杨梅”。宋代苏轼咏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桔微黄尚带酸”(注:古人称枇杷为“卢桔”)。更有趣的是:让枇杷和妓女连在一齐的唐代诗人王

资讯快递

## 网脉工程获申花公益捐赠

本报讯 3月20日,“携手网脉工程,共担社会责任”公益宣传活动在北京启动。启动仪式上,上海申花俱乐部向网脉工程捐赠了1000万元公益广告。

## 封神榜人物形象设计大赛颁奖

本报讯 3月20日,由国内顶级设计公司水晶石旗下的重要品牌——CGS创业联盟举办的CGS封神榜人物形象设计大赛、CGS杯全国室内表现大奖赛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 故乡的枇杷

建的一首《寄蜀中薛涛校书》:“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校书者,高级妓女也。从此人们把妓女的居处称做“枇杷门巷”。当然,如王建这些诗人并不歧视妓女,在封建时代,惟有这些从小受过教育的妓女们才能和这些文人们做心灵的沟通,滋润他们的生活,激发他们的诗情。由此看来,枇杷也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也受到历代文人骚客的青睐。